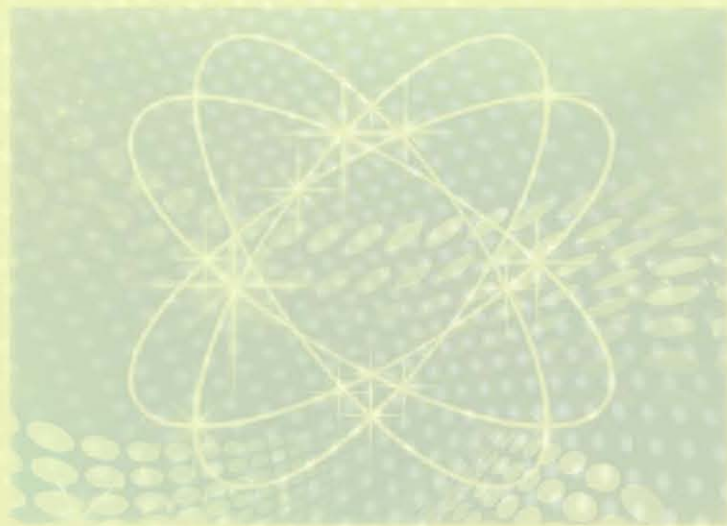


资治通鉴

袁堂欣 谢志强 主编



华艺出版社

资治通鉴

袁堂欣 谢志强 主编

华艺出版社

前言

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包罗万象，远不是一本书所能囊括的。本丛书只是选取其中部分内容分门别类进行介绍。我们约请的作者，都是各个领域的专业研究者，每一篇简短的文字背后其实都有多年的积累，他们努力使这些文字深入浅出而严谨准确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给一些文字选配了图片，使读者形成更加直观的印象。无论您是什么学历，无论您是什么年龄，无论您从事的是什么职业，只要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好者，您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得您想要的。

国学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，思考和表达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，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，思想价值跨越时空而历久弥新，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。

阅读国学经典，是一种含金量极高的文化阅读；

阅读国学经典，可以看成败、鉴是非、知兴替；

阅读国学经典，可以陶冶情操、增加才情；

阅读国学经典，可以改进思维、增强哲学思考能力；

阅读国学经典，可以知廉耻、明是非、懂荣辱、辨善恶；

阅读国学经典，可以吸收前人修身处事的智慧和经验；

阅读国学经典，可以养浩然之气，塑高尚人格；

阅读国学经典，可以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。

最后需要说明的是，由于编撰者水平所限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，希望各位同仁和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。

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

【原文】

（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）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。

智伯请地于韩康子，康子欲弗与。段规曰：“智伯好利而悞，不与，将伐我；不如与之。彼狃于得地，必请于他人；他人不与，必向之以兵，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。”康子曰：“善。”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。智伯悦。又求地于魏桓子，桓子欲弗与。任章曰：“何故弗与？”桓子曰：“无故索地，故弗与。”任章曰：“无故索地，诸大夫必惧；吾与之地，智伯必骄。彼骄而轻敌，此惧而相亲；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，智氏之命必不长矣。《周书》曰：‘将欲败之，必姑辅之。将欲取之，必姑与之。’主不如与之，以骄智伯，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，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！”桓子曰：“善。”复与之万家之邑一。

【译文】

（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前 403 年））周威烈王开始任命晋国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国君。

智伯向韩康子索取土地，韩康子准备不给。段规说：“智伯好利又任性，不给，他就会讨伐我们；不如给他。他把取得土地当作习以为常的事情，必定又会向别人索取；别人不给，他必定会以兵戎相向，这样我们得以免于祸患而等待事态的变化了。”韩康子说：“好。”派使者把有万户人家的一个邑送给智伯。智伯很高兴，又向魏桓子索取土地。魏桓子想不给，任章说：“为何不给？”魏桓子说：“无故索取土地，所以不给。”任章说：“无故索取土地，各个大夫必然恐惧；我们给了土地，智伯必然骄傲。他骄傲就会轻敌，我们这边因恐惧就会相互团结；用团结的军队来对付轻敌的人，智氏的命运肯定长不了！《周书》说：‘你想打败对方，必须姑且先帮助他。你想要攻取对方，必须姑且先拿点什么给他。’主不如把土地给他，使智伯骄傲起来，然后可以选择合作者来收拾智氏了，何苦独独由我们来作为智氏的攻击对象呢？”桓子说：“好。”又给了智伯一个有万户人家的邑。

【原文】

智伯又求蔡、皋狼之地于赵襄子，襄子弗与。智伯怒，帅韩、魏之甲以攻赵氏。襄子将出，曰：“吾何走乎？”从者曰：“长子近，且城厚完。”襄子曰：“民罢力以完之，又葬死以守之，其谁与我！”从者曰：“邯郸之仓库实。”襄子曰：“浚民之膏泽以实之，又因而杀之，其谁与我！其晋阳乎，先主之所属也，尹铎之所宽也，民必和矣。”乃走晋阳。

【译文】

智伯又向赵襄子索取蔡和皋狼之地。赵襄子不给。智伯发怒，把韩、魏的兵一起带上去攻打赵氏。赵襄子要离城出走，问道：“我们到哪里去呢？”随从的人说：“长子离这里近，而且城池厚实完固。”赵襄子说：“民用尽了气力来筑好长子城，现在又要舍命来守卫，有谁会来支持我！”随从的人说：“邯郸

的仓库充实，可以到那里去。”赵襄子说：“收刮了民脂民膏充实它，又因此使他们受刀兵之灾，有谁会来支持我！还是去晋阳吧，那是先主嘱托过的，尹铎宽抚过的地方，邑众必定和我们同心协力。”于是出走到晋阳。

【原文】

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，城不浸者三版；沉灶产蛙，民无叛意。智伯行水，魏桓子御，韩康子骖乘。智伯曰：“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。”桓子肘康子，康子履桓子之跗，以汾水可以灌安邑，绛水可以灌平阳也。絺疵谓智伯曰：“韩、魏必反矣。”智伯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絺疵曰：“以人事知之。夫从韩、魏之兵以攻赵，赵亡，难必及韩、魏矣。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，城不没者三版，人马相食，城降有日，而二子无喜志，有忧色，是非反而何？”明日，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，二子曰：“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，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。不然，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，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！”二子出，絺疵人曰：“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？”智伯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，知臣得其情故也。”智伯不悛。絺疵请使于齐。

【译文】

智氏、韩氏、魏氏率领军队包围了晋阳，用水来灌，城墙没有被水浸没的只有三版；灶浸在水里，都长出青蛙来，但邑民们还是没有背叛的念头。智伯察看水势，魏桓子驾车，韩康子陪乘。智伯说：“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亡人之国！”魏桓子用肘碰了一下韩康子，韩康子踩了一下魏桓子的脚背，因为汾水可以灌安邑，绛水可以灌平阳啊！絺疵对智伯说：“韩、魏是准定要叛变了！”智伯说：“你怎会知道？”疵说：“从人情事态知道。我们联合韩、魏的兵攻打赵氏，赵氏亡，灾难就必定轮到韩、魏。现在约定，胜赵以后，三家瓜分其地，城只剩三版没有淹没，人马相食，指日就会降服。然而韩、魏二子并不欣喜，而有忧患之色，这不是想叛变又是什么？”第二天，智伯把絺疵的话告诉了韩、魏二子。二子说：“这是那些捣鬼的人要替赵氏游说，以使主对我们二家产生怀疑而放松对赵氏的进攻。否则，我们二家难道对眼前就可分得赵氏之田不感兴趣，反去干危险不能成功的事情吗？”二子出去了，絺疵进来说：“主为什么要把臣的话告诉韩、魏二子？”智伯说：“你怎会知道？”回答道：“臣看到他俩仔细地端详了臣又很快地走掉，这是他俩知道臣掌握了他俩的真情，所以会有这种表现啊！”智伯仍不醒悟。絺疵请求出使到齐国去。

【原文】

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，曰：“臣闻唇亡则齿寒。今智伯帅韩、魏以攻赵，赵亡则韩、魏为之次矣。”二子曰：“我心知其然也；恐事未遂而谋泄，则祸立至矣。”张孟谈曰：“谋出二主之口，入臣之耳，何伤也！”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，为之期日而遣之。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，而决水灌智伯军。智伯军救水而乱，韩、魏翼而击之，襄子将卒犯其前，大败智伯之众，遂杀智伯，尽灭智氏之族。惟辅果在。

【译文】

赵襄子派张孟谈暗中出城见韩、魏二子，说：“臣听说唇亡则齿寒。现在智伯率领韩、魏之众攻打赵氏，赵氏灭亡以后，就该轮到韩、魏了。”韩、魏二子说：“我们心中也知道是这样的，只是怕事情还未办到，计谋就泄露出去，

这样灾祸会立刻临头。”张孟谈道：“计谋出二主之口，入臣之耳，有什么关系！”韩、魏二子便秘密地和张孟谈相约，确定了行动的时期后把他送回去。赵襄子在夜里派人出城杀了智氏守护堤防的官吏，决开堤防放水淹灌智伯军。智伯军慌忙救水乱了套，韩、魏两军从两侧攻出，赵襄子率领士卒从正面杀过去，大败智伯军，趁势杀死智伯，杀光了智氏一族。只有辅果得以幸免。

商鞅变法

【原文】

（周显王七年）秦献公薨，子孝公立。孝公生二十一年矣。是时河、山以东强国六，淮、泗之间小国十余，楚、魏与秦接界。魏筑长城，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；楚自汉中，南有巴、黔中：皆以夷翟遇秦，摈斥之，不得与中国之会盟。于是孝公发愤，布德修政，欲以强秦。

【译文】

（周显王七年（前 362 年））秦献公逝世，儿子秦孝公即位。孝公已二十一岁了。这时，黄河、崤山以东，有六个强国；淮河、泗水之间有十余个小国。楚国、魏国与秦国接界。魏国自郑县（今陕西华县）沿洛河向北直到上郡（今陕西绥德），修筑了长城。楚国拥有自汉中（今陕西南郑），南到巴城（今四川重庆）、黔中（今湖南沅陵）地区。他们都把秦国当作落后的夷狄部族看待，摈斥秦国，使它不能参加中原各国的会盟活动。于是，秦孝公发奋图强，广布恩德，整顿内政，决心使秦国迅速强盛起来。

【原文】

八年，孝公下令國中曰：“昔我穆公，自岐、雍之間修德行武，東平晉亂，以河為界，西霸戎翟，廣地千里，天子致伯，諸侯畢賀，為後世開業甚光美。會往者厲、躁、簡公、出子之不寧，國家內憂，未遑外事。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，丑莫大焉。獻公即位，鎮撫邊境，徙治栎陽，且欲東伐，復穆公之故地，修穆公之政令。寡人思念先君之意，常痛于心。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，吾且尊官，與之分土。”於是衛公孫鞅聞是令下，乃西入秦。公孫鞅者，衛之庶孫也，好刑名之學。事魏相公叔痤，痤知其賢，未及進。會病，魏惠王往問之曰：“公叔病如有不可諱，將奈社稷何？”公叔曰：“痤之中庶子衛鞅，年雖少，有奇才，願君舉國而聽之！”王嘿然。公叔曰：“公即不聽用鞅，必殺之，無令出境！”王許諾而去。公叔召鞅謝曰：“吾先君而後臣，故先為君謀，後以告子。子必速行矣！”鞅曰：“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，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？”卒不去。王出，謂左右曰：“公叔病甚，悲乎！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！既又勸寡人殺之，豈不悖哉！”衛鞅既至秦，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，說以富國強兵之術。公大悅，與議國事。

【译文】

八年，秦孝公在国内发布命令说：“从前，我们的国君穆公，在岐山（今陕西岐山境内）、雍水（在今陕西凤翔境内）之间励精图治，布德讲武，东面平定了晋国之乱，以黄河为两国国界；向西称霸夷狄，拓地千里。天子委以主管西方之重任，各诸侯国都来祝贺。他为后世开辟了基业，极为光荣伟大。可是，后来经历了厉公、躁公、简公、出子，国无宁日，内忧连绵，无暇顾及外事。于是，三晋攻占了我们祖先的黄河西岸领土，这是莫大的耻辱。献公即位后，镇抚边境，迁都栎阳（今陕西临潼），并立志东征，收复穆公时的全部国土，恢复穆公时的政令传统。我每思念父亲壮志未遂，与世长辞，常常痛彻心脾。宾客和群臣中，如有人能出奇计，使秦国强大，我将恭恭敬敬地请他做高官，并划

分国土，封以爵位。”卫国的公孙鞅听说发布了这个命令，就西入秦国。公孙鞅，是卫国国君的庶孙，喜好法家、名家的学说，对法律深有研究。在魏国宰相公叔痤手下做事。公叔痤深知他有才干，还未来得及推荐重用，适逢病重，魏惠王（魏莹）前往探视，问道：“公叔先生，您的病体如有三长两短，国家大事怎么办呢！”公叔痤说：“我的中庶子卫鞅，年纪虽轻，却有奇才。希望您把整个国家都交给他治理。”魏惠王沉默不语。公叔痤说：“君上既然不接受建议重用卫鞅，那就一定要把他杀死，决不能让他出境！”魏惠王答应后离去。公叔痤召来卫鞅，向他道歉说：“我把国君放在前面，把臣子摆在后面，所以先为国君出谋划策，然后再告知你。你必须赶快离开这儿。”卫鞅说：“国君既不能听您的话重用我，又怎会听您的话杀我呢！”并没有离去。魏惠王出来后，对左右说：“公叔宰相病入膏肓，太可悲了！想让我把国家大事交卫鞅，然后又劝我杀他。岂不荒谬！”卫鞅到了秦国，通过宠臣景监求见秦孝公，以富国强兵之术说动他。秦孝公大喜，与他共商国事。

【原文】

十年，卫鞅欲变法，秦人不悦。卫鞅言于秦孝公曰：“夫民不可与虑始，而可与乐成。论至德者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。”甘龙曰：“不然。缘法而治者，吏习而民安之。”卫鞅曰：“常人安于故俗，学者溺于所闻，以此两者，居官守法可也，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。智者作法，愚者制焉；贤者更礼，不肖者拘焉。”公曰：“善。”以卫鞅为左庶长，卒定变法之令。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、连坐，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，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。有军功者，各以率受上爵。为私斗者，各以轻重被刑大小，修力本业，耕织致粟帛多者，复其身。事末利及怠而贫者，举以为收孥。宗室非有军功论，不得为属籍。明尊卑爵秩等级，各以差次名田宅、臣妾、衣服。有功者显荣，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。令既具未布，恐民之不信，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，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。民怪之，莫敢徙。复曰：“能徙者予五十金！”有一人徙之，辄予五十金。乃下令。令行期年，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。于是太子犯法。卫鞅曰：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”太子，君嗣也，不可施刑。刑其傅公子虔，黥其师公孙贾。明日，秦人皆趋令。行之十年，秦国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民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，乡邑大治。秦民初言令不便者，有来言令便。卫鞅曰：“此皆乱法之民也！”尽迁之于边。其后民莫敢议令。

【译文】

十年，卫鞅志在变法革新，秦国有些人很不高兴。卫鞅对秦孝公说：“普通人不能参与事业创始的谋画，而可以共同欢庆事业的成功。讲求高尚道德的人总是与世俗偏见格格不入，建立大功业的人不必与芸芸众生谋画机密大事。所以，圣贤之人只要能强国，并不恪守传统旧规。”甘龙说：“不对！按旧章法办事，官吏熟悉、习惯，而百姓也安然处之。”卫鞅说：“普通人习惯于陈规旧俗，学者们局限于所闻所见的狭小天地。这两种人，做官奉守成法是可以的，但不能与他们谈论成法以外的事情。智慧者创制法规，愚笨者因循旧制；贤明者变更礼法，无能者死守不变。”秦孝公赞道：“说得好！”任命卫鞅为左庶长，终于制定了变法条令。命令百姓以什伍之数组织起来，互相监督纠发，一家有罪，九家连坐。告发犯罪者，与在战场上斩杀敌人首级同样奖赏；知奸不报者，与在战场上降敌同样受罚。建立军功者，受上赏；私自殴斗者，视情节轻重处

以不等的刑罚。致力于农业这个本业、勤于耕织使粮丰帛多的人，免除他们自身的赋税；从事工商等末业以及因懒惰而贫穷的人，一旦被纠举出来，就收录其家，将其妻子降为奴婢。王室宗亲，未有战功可论的一律不得仍在宗属之籍。地位尊卑、爵秩等级，都有明确规定，各有差别和秩序。田土宅第、奴婢姬妾、衣服式样，都有名分差别。有功于国的人，使其处处荣耀；无功于国的人虽富有，也不被人敬重、脸上无光。

变法令既备，尚未公布，惟恐人民不能深信不疑。于是，在国都栎阳（今陕西省临潼县）集市南门树立三丈高的木杆，招募能移置到北门的人，给予十金；百姓奇怪赏额太高，不敢移动。就又增加赏额说：“能移者，给五十金。”有一个人按要求移置了木杆，就真的给予五十金的奖赏。然后，才下达了变法令。

变法令实行了一年，秦国有上千人到国都诉说新法不好。此时，太子触犯了新法。卫鞅说：“新法之所以不能畅行无阻，在于上层特权人物阻挠、违犯！”太子是王储，不能动刑。于是，就将太子傅公子虔处以劓刑，将太子师公孙贾处以黥刑。第二天，秦国人就全都谨慎遵守变法令了。变法实行了十年，秦国路不拾遗，山上无盗贼。百姓勇于为国战斗，怯于私自斗殴。村镇城乡，一派升平景象。当初说变法令坏话的秦国老百姓中，又有人来说变法令的好话。卫鞅说：“这些都是乱法之民！”全都流放到边陲。从此以后，民众再也不敢议论政令了。

孙臧奇计胜庞涓

【原文】

（周显王十五年）魏惠王伐赵，围邯郸。楚王使景舍救赵。

十六年，齐威王使田忌救赵。初，孙臧与庞涓俱学兵法。庞涓仕魏为将军，自以能不及孙臧，乃召之。至，则以法断其两足而黥之，欲使终身废弃。齐使者至魏，孙臧以刑徒阴见，说齐使者。齐使者窃载与之齐。田忌善而客待之，进于威王。威王问兵法，遂以为师。于是威王谋救赵，以孙臧为将，辞以刑余之人不可。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。居辎车中，坐为计谋。田忌欲引兵之赵。孙子曰：“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，救斗者不搏戟。批亢持虚，形格势禁，则自为解耳。今梁、赵相攻，轻兵锐卒必竭于外，老弱疲于内。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，据其街路，冲其方虚，彼必释赵以自救。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。”田忌从之。十月，邯郸降魏。魏师还，与齐战于桂陵，魏师大败。

【译文】

（周显王十五年（前 354 年））魏惠王攻伐赵国，包围了邯郸。楚王派遣景舍救援赵国。

（十六年）

齐威王派遣田忌救援赵国。

当初，孙臧和庞涓一同学习兵法，庞涓在魏国供职，担任将军。他自己认为才能赶不上孙臧，就把孙臧召引来；孙臧到达魏国以后，庞涓却寻机依据刑法截断了他的臧骨，并且施以黥刑，想使孙臧终生不能做事。齐国的使节来到魏国，孙臧以受过刑罚的罪人身份暗中求见，说动齐国的使节；齐使节偷偷地用车载着孙臧和他一同回到了齐国。田忌非常友好地以宾客之礼接待孙臧，并且把他推荐给齐威王。威王向孙臧请教兵法，于是拜他为军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威王谋划救援赵国，打算让孙臧担任主帅；孙臧以受过刑罚的人不能担任主帅为理由来辞谢，于是以田忌为主帅而以孙臧为军师，坐在饰有帷盖的车里，暗中运筹策划。

田忌想要率领部队打到赵国去。孙臧说：“理清乱丝的人不能握紧拳头，劝打架的人不能动手帮着打，避开要害直捣虚处，形势受到禁阻，那么也就自然缓解了。现在魏国和赵国互相进攻，轻便的武器和精锐的士卒必然全部用在战场，而年老病弱者则困守在国内；您不如率领部队快速奔赴魏国都城，占据它的交通要道，攻陷它正处于虚弱的地方，那么魏国必定放弃进攻赵国而解救自己：这样，我们出一次兵就能既能解赵国之围而又收到挫败魏军的效果。”田忌接受了孙臧的建议。十月，邯郸投降魏国。魏军返回自救，和齐军战于桂陵，魏军大败。

【原文】

二十八年，魏庞涓伐韩。韩求救于齐。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：“蚤救孰与晚救？”成侯曰：“不如勿救。”田忌曰：“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，不如蚤救之。”孙臧曰：“夫韩、魏之兵未弊而救之，是吾代韩受魏之兵，顾反听命于

韩也。且魏有破国之志，韩见亡，必东面而愬于齐矣。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，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乃阴许韩使而遣之。韩因恃齐，五战不胜，而东委国于齐。齐因起兵，使田忌、田婴、田盼将之，孙子为师，以救韩，直走魏都。庞涓闻之，去韩而归。魏人大发兵，以太子申为将，以御齐师。孙子谓田忌曰：“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，齐号为怯。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。《兵法》：‘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，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。’”乃使齐军人魏地为十万灶，明日为五万灶，又明日为二万灶。庞涓行三日，大喜曰：“吾固知齐军怯，入吾地三日，士卒亡者过半矣！”乃弃其步军，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。孙子度其行，暮当至马陵。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，可伏兵。乃斫大树，白而书之曰：“庞涓死此树下！”于是令齐师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，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。庞涓果夜到斫木下，见白书，以火烛之。读未毕，万弩俱发，魏师大乱相失。庞涓自知智穷兵败，乃自刭，曰：“遂成竖子之名！”齐因乘胜大破魏师，虏太子申。

【译文】

二十八年，魏庞涓攻伐韩国。韩国向齐国请求救援。齐威王召见大臣谋划说：“早救与晚救相比较，哪个更有利些？”成侯说：“不如不救。”田忌说：“不救韩国，那么韩就将受挫折而被魏吞并，不如早点救它。”孙臏说：“韩、魏两国的军队还没有疲惫就去救它，这是我们代替韩国承受魏国的武力，这不反倒听从韩国的命令了吗？况且魏有破韩的决心，韩看到有亡国的趋势，必然向东来告诉齐国。我们顺势与韩深结友谊而晚点借用魏国的弊病，这样就可以获取重利并且得到尊敬的名声。”齐威王说：“好。”于是暗中答应韩使节并且送走了他。韩因为依赖于齐，五战不胜，就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东方的齐国。

齐国因而兴师，让田忌、田婴、田盼率领部队，孙臏为军师，以救援韩国，径直地奔赴魏国都城。庞涓听到这消息，离开韩国而返回。魏人大规模地出兵，让太子申担任主帅，以抵御齐军。孙臏对田忌说：“他们韩、赵、魏的士卒向来骠悍勇猛而瞧不起齐国士卒，齐军被称作怯懦者。善于作战的人应顺应事物的发展趋势加以引导。《孙武兵法》说：‘走百里去争利的，先头部队的将领会受挫折，走五十里去争利的，队伍只有一半赶得到。’”于是让齐军进入魏国领土后修砌十万火灶，第二天修砌五万火灶，第三天修砌两万火灶。庞涓行军三天，非常高兴地说：“我本来就知道齐军怯懦，进入我国领土三天，士兵逃跑的就超过半数了！”于是舍弃他的步兵，与他的轻骑兵日夜兼程追逐齐军。孙臏估计魏军的行程，天黑时应该到达马陵，马陵道路狭窄而且两旁多险阻，可以埋伏军队，于是便砍剥大树的树皮，在露出白底的树干上写道：“庞涓死于此树下！”接着命令齐军擅长射箭的人携带上万的弩弓，沿马陵道两旁埋伏下来，约定好天黑后看到举火把就一齐发射。庞涓果然夜间来到被砍剥的树下，见树干白底上有字，就用火把照亮它去读，还没等读完，万弩一齐发射，魏军大乱，各自逃窜。庞涓自知智竭兵败，于是自刎，说道：“这下子可成就了那小子（指孙臏）的名声！”齐军顺势乘胜大破魏军，俘获了魏太子申。

燕昭王求贤

【原文】

（周赧王三年）燕人共立太子平，是为昭王。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，吊死问孤，与百姓同甘苦，卑身厚币以招贤者。谓郭隗曰：“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，孤极知燕小力少，不足以报。然诚得贤士与共国，以雪先王之耻，孤之愿也。先生视可者，得身事之！”郭隗曰：“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马者，马已死，买其首五百金而返。君大怒，涓人曰：‘死马且买之，况生者乎！马今至矣。’不期年，千里之马至者三。今王必欲致士，先从隗始。况贤于隗者，岂远千里哉？”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。于是士争趣燕。乐毅自魏往，剧辛自赵往。昭王以乐毅为亚卿，任以国政。

【译文】

（周赧王三年（前 312））燕国人共同拥立太子姬平为国君，这就是燕昭王。燕昭王是在齐国攻破燕国之后即位的。他悼念死者，慰问孤儿，与百姓同甘共苦，放低自己的身份，用丰厚的财币招请贤能之人。他对郭隗说：“齐国乘我国混乱而突袭破燕，我深知燕国国力弱小，不能够报仇。然而，真能得贤才与他们共掌国政，来洗刷先王的耻辱，是我的心愿。先生看到有适当的人，我要亲自侍奉他！”郭隗说：“古代有位国君，以千金的高价派随从去寻购千里马。千里马已死，那人就花了五百金买了马头返回。国君十分恼火，随从解释说：‘死的千里马尚且买，何况活马呢！千里马马上就要到啦！’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就有人送来了三匹千里马。现在，大王一定要招请贤能之士，就先从我郭隗开始，那么比我贤能的人，岂不是都将不远千里而来吗？”于是，燕昭王为郭隗改筑官室，把他当老师侍奉。这样一来，有才能的人争先恐后地奔向燕国。乐毅从魏国前往，剧辛从赵国前往。燕昭王用乐毅为亚卿，委任他主持国政。

赵武灵王胡服骑射

【原文】

（周赧王八年）赵武灵王北略中山之地，至房子，遂至代，北至无穷，西至河，登黄华之上。与肥义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，曰：“愚者所笑，贤者察焉。虽驱世以笑我，胡地、中山，吾必有之！”遂胡服。

【译文】

（周赧王八年（前 307 年））赵国武灵王向北略取中山国的土地，到达房子（今河北临城），又到达代郡（今河北蔚县），再往北至塞外大漠无穷之处，西到黄河边，登上黄华山。他与肥义谋画推行“胡服骑射”的改革，来教化百姓，说道：“愚顽之辈要嘲笑，贤能之人会明察。虽然会使世人都讥笑我，但胡人之地和中山国，我必能夺到手！”于是，在国内推行短衣短袖的胡服。

【原文】

国人皆不欲，公子成称疾不朝。王使人请之曰：“家听于亲，国听于君。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，吾恐天下议已也。制国有常，利民为本；从政有经，令行为上。明德先论于贱，而从政先信于贵，故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也。”公子成再拜稽首曰：“臣闻中国者，圣贤之所教也，礼乐之所用也，远方之所观赴也，蛮夷之所则效也。今王合此而袭远方之服，变古之道，逆人之心，臣愿王孰图之也！”

【译文】

赵国人都不愿改穿胡服，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称病不上朝。武灵王派人去请求，说：“在家要听命于父母尊亲，在国要听命于君主。现在，我已决定国民要将宽袍大袖的传统服装改为紧身灵便的胡人服装，而叔父却不肯改换服装。我怕天下人要议论、指责您啊！国家有常制，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；从政有规律，以行令为前提。广布明德于黎庶，必须先在下层民众中宣传；推行法令有阻力，必须权贵先遵从，以取信于民。所以，我希望仰仗叔父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，来成就改穿胡服的大功。”公子成先行礼，然后说：“我听说中原之国，是圣贤教化的地方，是推行礼乐的地方，是远方外国向往的地方，是蛮夷之邦效仿的地方。现在，大王抛弃这些，而袭用远方胡人的胡装。这改交了古代的风尚，违逆了人们的心愿。我劝大王三思。”

【原文】

使者以报。王自往请之，曰：“吾国东有齐、中山，北有燕、东胡，西有楼烦、秦、韩之边。今无骑射之备，则何以守之哉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，侵暴吾地，系累吾民，引水围部；微社稷之神灵，则部几于不守也。先君丑之，故寡人变服骑射，欲以备四境之难，报中山之怨。而叔顺中国之俗，恶变服之名，以忘鄙事之丑，非寡人之所望也！”公子成听命，乃赐胡服；明日服而朝。于是始出胡服令，而招骑射焉。

【译文】

使者回来如实报告。武灵王亲自往公子成家请安问好，说道：“我们赵国东有齐国、中山国，北有燕国、东胡，西有楼烦、秦国、韩国的边界。现在，如仍沿用笨重迟钝的车战，而无精锐的骑射之师作防备，将如何去守卫国土呢！先前，中山国依仗齐国的强兵作后盾，侵略我们的国土，施暴行于我们的人民，决河引水围灌鄯城(今河北柏乡)，如果没有上天神灵保佑，则鄯城差一点守不住。先君深以为耻辱。所以，我才变异服装推行骑射，是为了防备四境敌国的发难，以报中山国之仇。而叔父却固守中原之国的旧俗，厌恶改变服装的名声，忘记了鄯城的耻辱，这可不是我所希望于您的啊！”公子成表示听从上命，武灵王就赐给他胡服。第二天，他穿胡服上朝。武灵王这才发布了胡服令。并招募骑兵，演习骑射。

乐毅下齐七十余城

【原文】

（周赧王三十年）齐湣王既灭宋而骄，乃南侵楚，西侵三晋，欲并二周，为天子。狐咺正议，斫之檀衢。陈举直言，杀之东闾。

燕昭王日夜抚循其人，益以富实，乃与乐毅谋伐齐。乐毅曰：“齐，霸国之余业也，地大人众，未易独攻也。王必欲伐之，莫如约赵及楚、魏。”于是使乐毅约赵，别使使者连楚、魏，且令赵啗秦以伐齐之利。诸侯害齐王之骄暴，皆争合谋与燕伐齐。

【译文】

（周赧王三十年（前 285 年））齐湣王灭了宋国，因而骄傲自大，于是向南侵犯楚国，向西进犯韩、赵、魏三国，还想并吞东周和西周，争当天子。狐咺严正地议论这件事，齐湣王在临淄的檀衢上将他斩首。陈举直率地讲了真话，齐湣王也将他杀死在临淄东门。

燕昭王日日夜夜地安抚本国的人民，使国家更加富裕和充实起来，于是便和乐毅商讨征讨齐国的计划。乐毅说：“齐国，曾是五霸之一的强国，田氏继承留传下来的业绩，它地广人多，燕国单独去进攻它不容易获胜。大王您如果一定要去征讨它，不如联合赵国以及楚国、魏国。”于是燕昭王派乐毅去联合赵国，另外派遣使者去联结楚国、魏国，而且让赵国用伐齐的好处去引诱秦国，（使秦国也参加联合，）各国诸侯深受齐湣王骄横残暴之害，都争着和燕国合谋共同征讨齐国。

【原文】

（三十一年），燕王悉起兵，以乐毅为上将军。秦尉斯离帅师与三晋之师会之。赵王以相国印授乐毅。乐毅并将秦、魏、韩、赵之兵以伐齐。齐湣王悉国中之众以拒之，战于济西，齐师大败。乐毅还秦、韩之师，分魏师以略宋地，部赵师以收河间。身率燕师，长驱逐北。剧辛曰：“齐大而燕小，赖诸侯之助以破其军，宜及时攻取其边城以自益，此长久之利也。今过而不攻，以深入为名，无损于齐，无益于燕而结深怨，后必悔之。”乐毅曰：“齐王伐功矜能，谋不逮下，废黜贤良，信任谄谀，政令戾虐，百姓怨怼。今军皆破亡，若因而乘之，其民必叛，祸乱内作，则齐可图也，若不遂乘之，待彼悔前之非，改过恤下而抚其民，则难虑也。”遂进军深入。齐人果大乱失度，湣王出走。乐毅入临淄，取宝物、祭器，输之于燕，燕王亲至济上劳军，行赏飨士；封乐毅为昌国君，遂使留徇齐城之未下者。

【译文】

（三十一年），燕昭王倾国出兵征讨齐国，他任命乐毅为上将军。秦将斯离也率领军队和韩、赵、魏三国的部队会合。赵王把该国的相国大印授给乐毅，乐毅一起统率了秦、魏、韩、赵的军队去讨伐齐国。齐湣王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来抵抗乐毅统率的大军，双方在济水西交战，结果，齐国的军队大败。乐毅让秦国、韩国军队先回国，分出魏国的军队去攻占被齐国占领的原宋国的土地，

部署赵国的军队去攻占齐国北部河间一带。乐毅亲自率领燕国的军队，乘胜追击齐国的败军。剧辛建议说：“齐国大，燕国小，我们依靠诸侯的帮助打败齐军，现在应当及时攻占齐国边境的城镇以扩大自己的地盘，这才是长远的利益。现在经过他们的边城而不攻占，名义上是深入敌国，这对齐国并没有损害，对燕国也没有好处，反而使两国结下深仇大怨，以后一定会懊悔的。”乐毅回答说：“齐湣王夸耀自己有功，显耀自己的本领，定计谋不和臣下商议，贬退削免贤臣能人的官职，信任录用一批逢迎拍马的家伙，百姓十分怨恨他。现在齐军都败散逃亡了，如果趁这个机会乘胜进攻，齐国的人民一定会叛离齐湣王，内部将发生祸患动乱，那么齐国就可以被咱们并吞。如果不就此乘胜追击，等到齐湣王悔改前非，改正过错，爱恤部下，抚慰齐国的民众，那么齐国就不容易对付了。”乐毅便下令进军，深入齐国腹地，齐国的民众果然大乱，失去常规，齐湣王也逃出了临淄城。乐毅进入临淄，把宝贵的物品、祭祀的器物运往燕国，燕昭王亲自到济水边上慰劳部队，论功行赏，宴享将士，封乐毅做昌国君，并让他留下来带兵巡行攻占还没有攻下的齐国各城。

【原文】

齐王出亡之卫，卫君辟宫舍之，称臣而共具。齐王不逊，卫人侵之。齐王去奔邹、鲁，有骄色；邹、鲁弗内，遂走莒。楚使淖齿将兵救齐，因为齐相。淖齿欲与燕分齐地，乃执湣王而数之，曰：“千乘、博昌之间，方数百里，雨血沾衣，王知之乎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“赢、博之间，地坼及泉，王知之乎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“有人当阙而哭者，求之不得，去则闻其声，王知之乎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淖齿曰：“天雨血沾衣者，天以告也；地坼及泉者，地以告也；有人当阙而哭者，人以告也。天、地、人皆告矣，而王不知诫焉，何得无诛！”遂弑王于鼓里。

【译文】

齐湣王逃亡到卫国，卫国的国君让出自己的官室，请湣王居住，并向他称臣，供应他一切所需的物品。齐湣王却傲慢无礼，卫国人便对他不客气了。湣王只好离开卫国投奔邹、鲁两国去，脸上仍然带有骄傲的气色；邹、鲁两国不接纳他，他就逃往齐国东南的莒城。楚国派遣淖齿带兵救齐，（遇到湣王，）因此当上了齐相。淖齿想同燕国瓜分齐国的土地，就将湣王抓起来，数落他的罪过，说：“千乘，博昌两地之间，方圆好几百里，天下红雨沾人衣裳，大王知道吧？”湣王说：“知道。”“赢、博两地之间，地面裂开直到黄泉，大王知道吧？”湣王说：“知道。”“有人对着宫前的楼台大哭，派人去找他却找不到，而寻找的人一走开，就又听到哭声，大王知道吧？”湣王说：“知道。”淖齿又说：“天下红雨沾人衣裳这件事，是上天用灾异来警告你；地面裂开直到黄泉这件事，是地用灾异来警告你；有人对着宫前的楼台大哭这件事，是人们用灾异来警告你。天、地、人全向你提出警告了，然而大王却不知道警戒，怎么能不被杀！”于是就在莒城的鼓里把齐湣王杀死了。

【原文】

乐毅闻昼邑人王蠋贤，令军中环昼邑三十里无入。使人请蠋，蠋谢不往。燕人曰：“不来，吾且屠昼邑！”蠋曰：“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。齐王不用吾谏，故退而耕于野。国破君亡，吾不能存，而又欲劫之以兵；吾与其不义而生，不若死！”遂经其颈于树枝，自奋绝脰而死。燕师乘胜长驱，齐城皆望

风奔溃。乐毅修整燕军，禁止侵掠，求齐之逸民，显而礼之。宽其赋敛，除其暴令，修其旧政，齐民喜悦。乃遣左军渡胶东、东莱；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，略琅邪；右军循河、济，屯阿、鄆以连魏师；后军旁北海以抚千乘；中军据临淄而镇齐都。祀桓公、管仲于郊，表贤者之闾，封王蠋之墓。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，有爵位于蓟者百有余人。六月之间，下齐七十余城，皆为郡县。

【译文】

乐毅听说昼邑人王蠋非常贤能，就命令军队环绕昼邑三十里扎营而不准入城。乐毅派人去请王蠋，王蠋谢绝不去。燕军扬言说：“如果王蠋请不来，我们将把昼邑的人全杀了！”王蠋听后说：“忠臣不奉事二个国君，烈女不改嫁第二个丈夫。齐湣王不听我的劝谏，所以我才辞职回乡种地。如今国家破亡，国君逃亡被杀，我不能使它生存下去，而你们又用武力来胁迫我；我与其不顾道义而活下去，还不如一死！”说罢，他就在树枝上栓上绳子，套进脖子，自己用力一挣，将自己吊死。燕军乘胜追击，齐国守城的军民，看到燕军来势凶猛，就全都奔逃溃散了。乐毅整顿燕军，禁止侵占和掠夺齐人的财物，寻访齐国以前不愿出来当官的贤士，给他们荣耀的地位，并很有礼貌地对待他们。宽减田赋捐税的征收，取消齐国残暴的法令，恢复过去较好的政策，齐国的民众欣喜愉悦。于是，乐毅派遣左军通过胶东、东莱(攻占齐国东部地区)；派遣前军沿着泰山以东直达海边，攻占东南部的琅邪；派遣右军顺着黄河、济水，(进军西南，)屯驻东阿、鄆城，与魏军相连；派遣后军顺着渤海湾镇抚东北部的千乘地区；乐毅亲自率领中军占据临淄控制齐国的都城。然后，乐毅在临淄效外祭祀齐国的贤君桓公、贤相管仲，在贤人居住的里门建造牌坊加以表彰，聚土加高了王蠋的坟墓(以示崇敬)。齐国人在燕国得到封地的有二十多人，在燕国都城蓟被封爵的有一百多人。前后六个月时间，乐毅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邑，都成了燕国新建的郡县。